

# 值得图书馆界注意的一本书目资料书

## ——“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”

管一丁

“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”（丁景唐、瞿光熙编）最近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。我读后认为这是一本值得图书馆界注意的好书，特别是图书馆的书目、资料工作者以及书目、资料工作的研究者应当认真观摩一番，从中获取一些可资参考借鉴的东西，用以推动和改进自己的工作。

下面想試談談我在讀過此書后的几点印象：

首先，我认为这本书目资料的选题好——关于左联五烈士的研究。真是意义重大、目的明确、范围具体！同时，它的内容又不单以五烈士著作书目索引为限（只是以此作为主体），而辅之以有关的研究资料及论文索引，基本上仍不失为一种书目；但是体例新颖，不一般化，可以说是兼备了书目索引与资料汇编二者的特点和长处，分外便利有关研究工作者的查阅和参考。

其次，作为此书主体部分的书目索引，著录详尽、细致。在系年目录中，烈士们的全部作品（包括著、译、编）按照年代先后顺序排列，每种作品还尽可能地注明脱稿月日与地点（其中有疑问之处还作了考订，并加注说明；如系译文，有的还注明原文出处）。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，除列题目外，如有分段标题也照录；并录载刊名、卷期（其中重要刊物的情况，也根据掌握材料加注说明）；编入纪念册、史料书及其他选集的文章重作收录（有改题者外加附注）。已发表的作品中业经查实所在者或仅得转抄出处者，以及未发表的作品中现有手稿者或已告散佚者，也都在著录中分别反映出来。系年目录下的著译等如系单行本书籍，其中有目次者，则目次详见于下面按年排列的书目中；无目次者亦与书目互相参见。书目的著录中除书名、出版时间、出版者、版次、版本以外，还有开本、页次和页数等（连扉页上有题词、书中有照片及其标题与说明者也都注明）。与其他作家、译者的合集，也照样著录并详注目次。在编、译作品中如有著作部分（如序、跋等），也就系年目录特予反映。五烈士中凡编

过报、刊、画集、丛书者，又都格外列了这一类的目录和说明。

此书在编辑、印刷上也力求充实、精美。书前有序文论述五烈士革命活动、关于五烈士的研究工作，并涉及一般资料工作问题；卷末有后记说明编辑、出版经过和内容体例安排。此外还选辑了：鲁迅先生纪念五烈士的悼文两篇，五烈士遇难时国内、外革命文艺团体与作家的宣言、抗议等文献资料，以及回忆烈士的文章和记述烈士著译的资料。在多幅精美的插图中，有特为本书出版而作的五烈士木刻像和各种书影——包括书刊封面、报头、本文和手稿，并附以烈士墓的照片。

从本书的上述特点中，可以看出编者良好的工作精神与工作成绩，很值得我们图书馆工作者向他们学习。读过序和后记，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工作情况，则更加使人感动。他们的岗位并非文学研究，但是为了对大家做些有益的资料工作，解放后长期利用业余时间，搜阅报刊，摘录革命作家的资料索引，1959年上半年编就初稿，暑假期间还动员孩子们帮助，大忙了一阵才得定稿。但他们力求提供比较全面和翔实的资料，旋又取得图书馆、纪念馆及有关同志的协助，进行了一系列的核对、补充和修改的工作，嗣后又与出版社合作，精益求精地搞好编辑与出版事宜。在烈士英勇就义三十周年，出了这本很有意义和很有分量的书目资料书。

看到这两位编者，本行既非文学研究，又都利用了业余时间，作出这样出色的一项书目资料工作，我们专业的书目工作者与资料工作者又当如何呢？我想唯一的回答就是应当把自己的书目、资料工作做得更好一些。为此，又应从他们的工作中学习些什么呢？

学习他们的政治责任感、整体观念和集体主义精神。编者出于一种对先烈的景仰和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工作的关切，又针对着左联五烈士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在资料方面的需要，进行了本书

的編輯工作。但这个工作本身毕竟是一种資料性的工作，包括着許多具体、細碎的事务。正像編者在后記中所說的：“有些人以为，資料工作只是抄抄写写，是‘壯夫不为’的瑣事。但編者认为，在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中，各项工作誠然有大与小、重要与次要之分，但能进行一些对大家有益的事务，切切实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添一磚一木，以助于巍峨堂殿的建成也毕竟是好事，是一快事；而資料工作也正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必要条件”。从整体看，研究工作是社会主义的偉大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；資料工作又是研究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在本书的編輯、出版的过程中，虽然主要是靠两位編者尽了很大的努力，但也取得了許多方面的共同协作与互相支持。他們是很注意依靠和發揮集体的力量的。

学习他們的旺盛飽滿的工作热情和坚毅持久的工作干勁。編者基于以上的思想认识和工作精神，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与干勁。他們在解放后的长時間內，尽管本崗位的工作很忙，常常还要从事更为迫切的战斗任务，但仍能抓紧利用业余时间，甚至

在炎热的暑期里也要緊張地突击工作，步步跟进地付出了大量的劳动，终于坚持到胜利完成全部編輯出版工作。专业的书目工作者与資料工作者又当怎样克尽职守，充分利用一切工作时间，千方百計地做好本崗位的工作呵！

学习他們的严肃負責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、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。編者对于有关五烈士的各种資料，不仅是日积月累，而且做到了邊搜集、邊查訪、邊核对、邊考证。可以說是既作調查，又作研究。随时发现一些問題，也随时澄清一些問題。决不同于一般的有文必录，只是抄抄剪剪、拚拚凑凑，而是善于深入底里，寻找矛盾，經過分析，在不少地方提出自己的見解或写出考据性的文章，頗有独到之处，尽量避免了人云亦云，以訛傳訛。当然，在資料目录中，編者还有意識地保留了某些見解不相一致的文章，有些材料也有待作进一步核实。同时，书中不止一处提出征求各种遗漏的材料，以求更加窺其全貌与真象，并准备本书再版时另作补充和进一步地研究出一些問題。我們热切地期望着兩位編者在今后的工作中繼續取得更大的成就！

## 探索古籍的有效工具——“中国丛书综录”

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，我們的祖先創造了灿烂的文化，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，这些典籍反映了我国文化学术的日益繁荣和发展。

丛书是汇集許多重要或难得的著作为一书，最便于学者閱讀和流傳。由于历代的統治者，对文化学术并不真正重視，甚或对那些不利于反动統治的著作，任意摧殘，肆意蹂躪，加以战乱水火灾厄頻仍，图书极易散失，学者訪求困难，因而丛书的輯印，特別起了流通书籍、便利学者的巨大作用。

我国最早的丛书是俞鼎孙、俞經的“儒学警悟”，輯成于南宋宁宗嘉泰二年（1202）。但流傳很少，清光緒年間發現了明鈔本，至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始由陶湘刊行。因此前人考证丛书源流，每以宋左

圭輯“百川学海”、元陶宗仪輯“說郛”为祖。“丛”字的意义本是从杂、从集，最初总是各类兼收的。到了明代，这种包罗四部的巨編，如“汉魏丛书”、“唐宋丛书”、“格致丛书”、“宝顏堂秘籍”等，有了很大的发展；同时，“子汇”、“二十子”、“古今逸史”、“五朝小說”等專門性质的丛书也不断出現；而第一部邑丛书——“盐邑志林”，亦是在天启年間刊行的；如果再加上早已存在的一姓或一人著作的合刊这类丛书，那末在这时候可算是各体具备了。由于文化学术的积累和发展，丛书到清代，特別是中叶以后，达到了全盛时期，非特具备了各种类型，而內容也愈益精粹：正續“清經解”的編纂，說明当时对經籍的整理，取得巨大的成績；“玉函山房輯佚书”、“汉学堂丛书”等的編刊，反映了輯佚工作的